



傑克·倫敦著

雪 虎

人民文學出版社

傑克·倫敦著

雪 虎

蔣天佐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根據駱駝書店紙版重印

書號 198

字數 152 千

雪

虎

著者 傑克·倫敦

譯者 蔣天佐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 1-5000
定價 7,100 元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重印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目次

第一部 雪白的虎牙

- 一 食物的追逐……………(三)
- 二 母狼……………(二三)
- 三 飢餓的號叫……………(二六)

第二部 生於荒野

- 一 虎牙之戰……………(四一)
- 二 巢穴……………(五一)
- 三 灰色狼仔……………(六一)
- 四 世界的牆……………(六七)
- 五 食物的規律……………(七九)

第三部 荒野之神

一	造火者·····	(八七)
二	束縛·····	(九九)
三	被黜者·····	(一〇八)
四	神的追求·····	(一二三)
五	契約·····	(一二九)
六	飢荒·····	(一三八)

第四部 高等的神

一	種族之敵·····	(一三九)
二	瘋狂的神·····	(一五〇)
三	憎恨的統治·····	(一五九)
四	纏住了的死·····	(一六五)

五 難於制服的……………(一六)

六 恩主……………(一六)

第五部 馴服

一 遠行……………(一〇三)

二 南國……………(一一〇)

三 神的治下……………(一二)

四 種族的召喚……………(三九)

五 睡狼……………(三六)

第一部

雪白的虎牙

一 食物的追逐

黑暗的針樅林子，睥睨於凍結的水道兩岸。樹上白色的冰衣雪蓋已經被不久之前的風颳掉，樹和樹在將逝的曠色之中彷彿互相依偎着，陰鬱而不祥。廣大無邊的寂靜籠罩着大地。大地本身就是一片荒涼，沒有生命毫無動作，如此之寂寞和冷，它那意味甚至不僅是悲哀而已。它含蘊着「笑」的隱微徵象，但是這笑比悲哀更加可怕——這笑，像斯芬克斯的微笑一樣的毫無樂趣，像冰雪一樣的冷，而且帶着幾分斷然的猙獰。那是「永恒」的專橫而費解的智慧在嘲笑生命的卑瑣和生命的奮鬥。那是「荒野」，是野蠻的，冷到骨子裏的「北國的荒野」。

但是這裏却有生命存在和公然反抗。沿着那凍結的水道，一串狼犬艱苦跋涉而行。他們的聳立的粗毛上結了一層白霜。他們的氣息一噴出嘴巴就在空中結成冰霧，落在身上變成霜雪的結晶體。皮製的軛，套在這些狗身上，皮帶子扣在拖在後面的一部雪橇上。雪橇下面沒有滑板。它是堅實的樺樹皮做的，它的底部完全接觸着地面的雪。雪橇的前端是翹的，像一個卷子，爲了可以滑過那在它前面像波濤起伏一般的軟雪。雪橇上面，用繩子扣得牢牢的，是一只長而狹的長方形的盒子。也還有些別的東西——幾條毯子，一把斧頭，一只咖啡壺和

一口煎鍋；不過最顯著的，佔着最大部份的地位的，就是那長而狹的長方形盒子。

在那些狗的前面，一個男子穿着闊大的雪鞋，困苦的步行着。在雪橇的後面，困苦的步行着第二個男子。雪橇上，那盒子裏，躺着第三個，他的苦工已經完結——這是一個已經被「荒野」征服和打倒，永遠不會再動再掙扎的人。「荒野」可不歡喜運動。生命對於它是一種冒犯，因為生命是運動；而「荒野」是永遠企圖毀滅運動的。它把水凍結，阻止它向海流；它把樹木的汁液榨盡，使它們連強健的心坎裏都冰冷；而一切之中最兇惡和可怕的是，「荒野」把人蹂躪和磨折到屈服——^八，原是生命之中最不安靜的生命，對那句「一切運動必須終於成為運動的停止」的格言永遠反叛的呵。

但是這一前一後跋涉着的兩個人却還沒有死，而且毫無懼色。他們身上包着毛皮和硝軟的皮革。眼睫毛和兩頰和嘴唇都糊滿了他們的氣息所結成的冰屑，所以他們的臉是不可辨認的了。這使得他們好像帶着鬼臉子，彷彿鬼世界裏什麼鬼魂出喪的時候的喪事承辦人。但是在面具下面的他們，却不過是人，是正在突入那荒涼和嘲弄和沈寂的土地的人，是熱衷於巨大冒險的渺小冒險者，是把他們自己跟這個像無限的空間一樣渺茫、生疏、和死寂的世界之偉力相抗衡的人。

他們默默無言的行進，把呼吸省給身體做工作。四面八方都是寂靜；寂靜猶如實質的存在，包圍壓迫着他們。它影響他們的頭腦，好比深水的壓力影響潛水者的身體。它用一種巨大的重量壓服他們，那是無邊的廣漠。

和不可改變的法令的重量。它壓得他們縮進自己的心靈最偏僻的角落裏，像搾葡萄汁似的搾掉他們一切虛幻的銳氣和得意，以及人類心靈裏的那些不得當的自尊自重，使他們終於知道他們不過是有限的和微小的塵芥，憑着薄弱的狡詐和小小的聰明，在偉大的盲目的物與力的作用與交互作用的間隙之中活動罷了。

一小時過去了，又是第二小時。短短的沒有太陽的白天，它的蒼白的光已經開始消逝，這時候，一聲微弱的遠遠傳來的號叫，昇起在寂靜的空中。它以急驟的衝擊翱翔而上，達到最高調之後，執拗的逗留在那裏，悸動而緊張，然後才慢慢的消失。它可能是一個毀滅的人的哀號，要不是它帶着某種悽慘的兇惡和飢餓的焦急。走在前面的人轉過頸子來使他的眼睛和後面的人的眼睛相遇。然後，隔着那狹長的盒子，兩人互相點一點頭。

第二聲號叫昇起來了，用針一般尖銳的聲音刺破沈寂。兩個人都聽出了聲音的方位。那是在他們的後路，就是他們剛走過的冰雪的曠野的某處。第三個應和的叫聲又起，也是在後面，在第二聲的左邊。

「他們在追我們哪，畢耳，」前面的那人說。

他的發音帶噎，並且是假嗓子，他說得顯然很吃力。

「食物很缺乏呵，」他的夥伴回答。「我幾天都沒有看見一點兒兔子的踪跡。」

然後他們就不再說話，雖然他們的耳朵留神着他們後面繼續發出的獵食的號叫。

天黑的時候，他們把狗轉進水道邊上的一叢針樅樹林，在那裏宿營。棺材放在生起的火堆旁邊，作橈子也

作桌子。那些狼犬集合在火堆的那一邊，互相咆哮和爭哄，但是沒有顯出要脫身跑到黑暗裏的意思。

「我好像覺得，亨利，他們離營地近得很，」畢耳解釋似的說。

亨利正靠火蹲着，用冰塊墊好咖啡壺，點一點頭。直到在棺材上坐好開始吃東西的時候，這才說話。

「他們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安全，」他說。「他們知道吃東西總比做被吃的東西好。聰明得很，這些狗。」

畢耳搖搖頭。「哼，我不知道。」

他的夥伴詫異的看看他。「我第一次聽見你說他們不見得聰明。」

「亨利，」那一個說，慢吞吞的咀嚼着正在吃的豆子，「你有沒有留心到，我餵他們的時候他們哄得多厲害？」

「是比平常鬧得兇，」亨利承認。

「我們有幾隻狗，亨利？」

「六隻。」

「那末，亨利……」畢耳把話停頓一下，爲了使它有更深的意味。「不錯呀，亨利，我們有六隻狗。我從袋裏拿出六條魚。每隻狗給一條，但是，亨利，魚却少一條。」

「你數錯了。」

裏拿了一條給他。」

「我們的狗是六隻，」那一位心平氣和的再說。「我拿出六條魚。獨耳卻沒有吃到魚。以後我重新到口袋裏拿了一條給他。」

「我們祇有六隻狗呀，」亨利說。

「亨利，」畢耳繼續說，「我並不想說他們全都是狗，不過吃魚的却有七隻。」

亨利停止吃，隔着火看看狗，數一下。

「現在只有六隻，」他說。

「我看見另外那隻在雪地上跑掉的，」畢耳帶着冷靜的斷然口氣宣佈說。「我看到了七隻。」

他的夥伴對他憐憫的看看，說，「這件事解決了的時候我就謝天謝地了。」

「你這話怎麼講？」畢耳問。

「我是說，我們裝的這個貨色影響了你的神經，所以你見起鬼來了。」

「我也想到的，」畢耳莊重的回答說。「所以，我看見牠在雪地裏跑掉，我就看一看雪上，看見了牠的腳跡。於是我就數一數狗，還是六隻。腳印還在雪上哪。你要看嗎？我指給你看。」

亨利不答，祇管默然的大嚼，到吃完的時候，用最後一杯咖啡作了結束。他用手背抹抹嘴，說：

「那末你是以爲——」

一聲哀哭般的長號，悽而厲，從黑暗中的某處發出，打斷了他。他停頓下來諦聽，隨後把手向叫聲那邊一揚，說完他的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嗎？」

畢耳點點頭。「我相信那一定不會是別的東西。你也注意到那些狗鬧得那麼樣的。」

一聲又一聲的號叫，和響應的號叫，把寂靜變成了瘋人院。叫聲從四面八方發出，那些狗害怕得擠在一道，並且擠得那麼靠近火堆，以致身上的毛也被燒焦。畢耳向火上添了些樹枝，隨後點起了烟斗。

「我看你是有一點兒洩氣啦，」亨利說。

「亨利……」他沈思的吸了一會兒烟斗這才繼續說下去。「亨利，我是在想，他要比我幸運他媽的多少。」

他用大拇指向下對他們坐着的棺材一戳，表示是說那第三者。

「你和我，亨利，我們死的時候，假使弄到些石頭擋住狗來攪我們的屍首就算運氣了。」

「不過我們可不能像他，有人呀錢呀和別的東西來料理後事，」亨利答。「長距離的葬禮却不是你和我辦得到的。」

「叫我不明白的是，亨利，像這樣一個小伙子，在本鄉本土神氣活現的，不愁吃也不愁穿，幹麼到這上帝不照顧的天涯地角來碰釘子——這我真是不明白。」

「他假使登在家裏的話會活到老死的。」亨利表同意的說。

畢耳張開嘴巴要說話，但是改了主意。他祇向那從四面壓迫着他們的黑暗的圍牆指一指。那烏黑之中並沒有顯出什麼東西的形象；不過他看見一對像燒着的煤似的發光的眼睛。亨利用頭指示第二對，第三對。一團亮眼睛已經散佈在他們的營地附近了。時而有一雙眼睛移動了，或者暫時的消失，一會兒又重新出現。

那幾隻狗的不安增加了，在一陣突然增漲的恐懼中竄到火堆的這一面，爬在人的腿子旁邊。一條狗在擁擠中間一交跌進火堆邊上，他痛得和嚇得哀叫，而同時他的燒焦的毛的臭味瀰漫在空中。這場騷亂使那一團眼睛不安的閃爍了一會兒，甚至還撤退了一點點，但是狗靜下來之後它們也就重新定住了。

「亨利，缺了彈藥真是他媽的大不幸呵。」

畢耳已經抽完了烟斗，正在幫着他的同伴向他在晚飯前舖好在雪地上的針樅樹枝上攤開毛皮和毯子做床。亨利重重哼了一聲，開始解他的鹿皮鞋鞋帶。

「你說你還騰幾顆子彈？」他問。

「三顆，」是回答。「我恨不得是三百顆。那我就教他們嘗個滋味了，他媽的！」他怒冲冲的對那些發光的眼睛曉曉拳頭，於是把鹿皮鞋穩妥的撐在火前面烘。

「我也希望這個冷汎過去，」他繼續說。「零下五十度已經兩個禮拜了。我但願沒有走這一趟，亨利。我看

它的形勢不妙。我總覺得有點兒不對，我假使希望着什麼，那就是希望這次行程已經走完。你和我是在麥克各利堡，正坐在火爐旁邊打牌——就是這樣。」

亨利重重的哼一聲，爬進了床。他正要睡過去的時候被夥伴的聲音叫醒。

「喂，亨利，另外那條混進來吃魚的——這些狗爲什麼不攻擊他？這真是叫我想不透。」

「你想得太多了，畢耳。」來了這個睡迷迷的回答。「你從前決沒有這樣過。現在閉住你的嘴睡覺吧，到早上你就一切都不成問題了。你的胃在發酸，毛病就在這裏。」

兩個人都睡着了，沈重的呼吸着，在一個被窩裏並排並的躺着。火陰下去了，圍在野營四面的發光的眼睛把它們的圈子縮小了一點。狗恐懼的縮在一起，每逢有一雙眼睛來近的時候就發出威脅性的吠聲。有一次牠們喧鬧得厲害，把畢耳吵醒了。他小心的不驚擾他的夥伴睡眠的爬出被子，在火堆上加了木材。火開始旺盛起來，那一圈眼睛退遠了些。他偶然向那些縮在一堆的狗一看。他揉揉眼睛，更凝神的對他們看看。然後爬回被窩裏。

「亨利，」他說，「啊，亨利。」

亨利從睡眠中驚醒的時候呻吟一聲，問，「出了什麼毛病？」

「沒有什麼，」回答說：「不過是他們又變成七隻了。我剛數的。」

亨利在喉嚨裏哼一聲表示聽到了這消息，那哼聲延長成爲鼾聲，他又滑進睡眠了。

早上，亨利第一個醒，把他的同伴叫起來。已經六點鐘，但是離白天還有三小時；亨利在黑暗中動手準備早餐，畢耳捲行李和備雪橇。

「喂，亨利，」他突然問，「你說我們有幾隻狗？」

「六隻。」

「錯了，」畢耳得意的說。

「又是七隻了？」亨利問。

「不，五隻；一隻不見了。」

「他媽的！」亨利憤怒的叫，攔下炊事走過來數狗。

「不錯，畢耳，」他結論說，「小胖沒有了。」

「他一去就像揚了油的閃電，無影無蹤的了。」

「再也不用想找到他了，」亨利結論說，「他們活活的吞了他。我敢說，他一面進他們的喉嚨一面還不住的叫哪，他媽的！」

「他原就是隻笨狗，」畢耳說。